一棵老树 冯至

我们搬到这里来时，所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一个放牛的老人。他坐在门前的一块石墩上，两眼模糊，望着一头水牛在山坡上吃草。

老人的生活从未有过变动。若有，就算是水牛生小牛的那一天了。他每天放牛回来，有时附带着抱回一束柴，这天，却和看山的少年共同抱着一头小牛进来了。他的表情仍然是那样呆滞，但是举动里略微露出了几分敏捷。他把小牛放在棚外，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那许久不曾打扫过的牛棚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铺上焦黄的干草，把小牛放在干草上。他不说话，但是这番工作无形中泄露出一些他久已消逝了的过去。他把小牛安置好了不久，在山坡上生过小牛的老牛也蹒蹒跚跚地走回来了。此后老牛的身后多了一头小牛。他呢，经过一番所谓兴奋后，好像眼前并没有增加什么。

一天下午，老牛不知为什么忽然不爱走动了，老人举起鞭子，它略微走几步，又停住了。他在它面前堆些青草，它只嗅一嗅，并不吃。旁边的工人都说牛病了，到处找万金油，他却一人坐在一边，把上衣脱下来晒太阳。他没有露出一点慌张的神色，这类事他似乎已经经历过好几次，反正老牛死了还有小牛。两盒万金油给牛舔下去后，牛显出来一度的活泼，随后更没有精神了。山上的人赶快趁着它未死的时候把它抬到山下的村庄里去。老人目送几个人想尽方法把这病牛牵走，并不带一点悲伤。他抽完了一袋烟，又赶着小牛出去了。他看这小牛和未生小牛以前的那头老牛一样，因为他自从开始放牛以来，已经更换过好几头牛，但在他看来，仿佛从头到了，只是一头，并无所谓更换。

可是这老人面前的不变终于起了变化。今年初夏的雨水分外少，山下村庄里种的秧苗都快老了，还是不能插，没有一个人不在盼望云。早晨虽然是阴云密布，但是一到中午云便散开了，这样持续了好些天。有些地方在禁屠求雨，因为离湖边较远的地方，已经呈现出几分旱象。一天上午，连云也没有了，太阳照焦一切，这是昆明少有的热天气。老人和平素一样，吃完午饭，就赶着牛出去了。大家正热得疲惫，尽想着午睡的时候，寂静的林场院子里吹来一阵凉风。这时云从西北方向上来了，转瞬间阴云密布，大雨如注。雨，持续了三个钟头，山上的雨水顺着枯竭了许久的小沟往下流。

雨止了，院子里明亮起来，被雨阻住的鸟儿渐渐离开它们避雨的地方飞回巢里去，这时那老人也牵着小牛回来了。人和牛都是一样湿淋淋的，神情沮丧，好像飓风掠过的海滨渔村，全身都是凌乱。老人把牛放在雨后的阳光里，自己走到厨房里去烘干他那只有一身的衣裤。人们乱哄哄的，仍然没有人理会他们。等到老人把衣服烘干再走出来时，小牛伏在地上已经不能动了。这只有几个月的小生命，担不起这次宇宙的暴力，被骤雨激死了。

老牛病死，小牛被淋死，主人有些凄然。考虑结果，暂时不买新牛，山上种菜不多，耕地时可以到附近佃户家里去借。所成问题的，是这老人如何安置。他现在什么事也不能做了，主人经过长时间的踌躇，又感念他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，只好给他一些养老费，送他回家去。

家？不但旁人听了有些惊愕，就是老人自己也会觉得惊奇。他在这里有几十年了，像是生了根，至于家，早已变成一个遥远、生疏、再也难以想象的处所了。他再也没有勇气回到那生疏的地方，那里有他的孙儿孙媳，但是他久已记不得他们是什么面貌、什么声音、什么样的人。人们叫他走，说是回家，在他看来，这好比一次远征。他这样大的年纪，哪里经得起一次远征呢。他一天挪过一天，怎样催他，他也不动，事实上他也不知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去。最后主人派了两个工人，替他夹着那条仅有的破被送他——他在后边没精打采，像个小孩子学步一般，一步一颠地离开了这座山，和这山上的鸡、犬、木、石。

又过了几天，门外的狗在叫，门前呆呆地站着一个年轻的农夫，他说：“祖父回到家里，不知为什么，也不说，也不笑，夜里也不睡，只是睁着眼坐着。前晚糊里糊涂地死去了。”这如同一棵老树，被移植到另外一个地带，水土不宜，死了。

在山上两年的工夫，我没有同他谈过一句话，他也不知我是哪里来的人。我想，假如小牛不被冷雨淋死，他还会继续在这山上生长着，一年一年地下去，忘却了死亡。